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1093 号 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

青石街改版了! 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最忠实的读者

盐城 孙成栋

微情一刻

晚上有个应酬,结束后已是灯火阑珊时分。

匆匆告别友人,加快脚步走向停车场,一坐上车就迅速拿出手机,迫不及待地发了一条朋友圈。

为何如此着急?只因有两位最忠实的读者——我八十多岁的老父亲、老母亲,在等着看我的朋友圈。

想想真蛮欣慰的,一对耄耋之年的乡下老人,居然也能把智能手机用得溜溜转,还会微信聊天、发看朋友圈,拍照、录视频也不在话下。

印象中,父母接触智能手机是在五年前。之前,他们一直用老人机,功能单一、机械、乏味。为使父母晚年生活更加丰富多彩,也为一家三代的联系、交流更加顺畅,我们兄妹仨决定为二老的手机“更新换代”。

自从有了智能手机,父母的生活仿佛打开了一扇新窗户。两人像勤奋好学的小学生一样,怀着浓厚的兴致,摸索新手机的种种功能,心情、思维都比以往开朗活跃了不少,眼界也更加开阔,还学习到不少休养生息、延年益寿之道。

特别记得父母第一次给我的朋友圈点赞的情景。

那是买新手机后不久,一个星期天的上

午,我发了一条有关故乡的朋友圈。不到两分钟,就有人点赞,细看,竟然是父母点的。当时感到非常惊讶,因为记得当初买新手机给父母时,担心老人对“新生事物”的接受能力有限,只是教了他们手机上网、百度搜索、微信聊天、微信收付款等操作,并未提及朋友圈等其他功能。

一问,原来是父母自己琢磨出来的。两人对着手机使用说明书认真研究了一番,又上网查找相关知识,时间不长就“自学成才”,学会了发看朋友圈。

从此,二老就成了我朋友圈的“铁杆读者”。由于有了两位最关注我的读者,我发朋友圈的心情也跟以前有了很大不同。以往发朋友圈只是随便发着“玩玩”而已,想起来就发,想不起来几天不发也是常事。如今却坚持每天都发,并且一天发数次,也更加注重内容的丰富性、质量和老人的口味,只为让他们看得开心、舒心、暖心。

不但看,父母还时常在我的朋友圈留言。每次发朋友圈,我的眼前都会浮现出父母捧着手机热切阅读的眼神。朋友圈也成了一座桥梁,走过清浅的时光,连接心灵的彼岸,承载舐犊的深情,倒映幸福的笑靥。

写了大半辈子文字,此时我才知道:原来,最忠实的读者,永远是父母。

利。那些围满摊位的顾客,也并非出于怜悯与同情,而是从男人努力生活的身影里,获得了更为澎湃、更为积极的力量。

行至桥南小学站的时候,公交车短暂停靠了。孩子们都熙熙攘攘地下了车。每天到这一站,我总会看到一对年轻的母女,母亲常常嗔怪女儿“早上赖床了”“早饭没有好好吃”。女儿并不搭理母亲,蹦蹦跳跳地在前面走一阵,跑一阵,还不时与相熟的同学打声招呼。母女俩唯一的交流是当女孩即将进入校门的时候,母亲叮嘱道:“宝贝,上课要好好学习,别调皮捣乱。”而女儿也总是回过头来,一边做着鬼脸,一边回应母亲:“妈妈再见,路上要注意安全。”

相濡以沫的爱情、努力生活的正能量,还有情真意切的亲情,每一天都在这个城市里上演,让我总是沉浸在莫名的温暖之中,短暂抛却鸡毛蒜皮的琐事,以及案牍劳形的负累。原本萧瑟的、冰凉的秋天不再寒冷,钢筋水泥的城市也多了几分治愈人心的气息。

爱在深秋,在老人蹒跚坚定的脚步下,在男人热气腾腾的早餐里,也在年轻母女互叮囑的爱意中。

来。妻不甘寂寞,一边理韭菜,一边跟着我背,比赛似的。

远处,白云默默地漂浮着,静若处子;近处,河水脉脉地流淌着,偶尔会有一条小鱼倏地跃出水面,在宁静的河面上留下一朵美丽的浪花。

妻的手机响了。妻接电话。大概对方问妻在何处,妻说:“我和吴光平正在河边谈恋爱呢。”可能对方以为妻是在开玩笑,妻又正经地说:“确实是的,刚才我和吴光平在田野上散步,现在正在河边背诗呢。”也许是妻的话触到了对方的痛处,对方在电话中感慨万千。妻连忙好言劝慰。

我已经知道电话那头是谁了。她是妻的一个同学,在一家事业单位工作。当年和老公自由恋爱结婚,俩人好得不得了,曾经是妻的同学中公认的幸福一对。老公先在国企工作,后来下海经商,发了。房子、车子、票子,他们都有了,但幸福却远离了他们。也不知道什么地方出了毛病,反正,他们的婚姻亮起了“红灯”,现在正在闹离婚。

妻安慰了很长时间,才挂断电话。妻说:“看来,有钱真的不一定就幸福。”

我也停止了背诗。抬头望天。想起了那句名言:“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,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。”名言的后半句无疑是正确的,但前半句,我今天却产生了怀疑。我以为,幸福的家庭也各有各的幸福。像我和妻,偶尔会闹点小别扭,但我们很快就会和好如初,应了那句“天上下雨地下流,夫妻吵架不记仇”的老话;还有,我们虽然不富裕,但却不影响我们感受人生的乐趣和生命的丰盈,所以,我们也是幸福的。

最甜不过桂花糕

浙江 临海 项伟

外婆家门前,有两棵树,一棵是桂花树,另一棵也是桂花树。

每年九、十月间,树上就开满了一簇簇的金黄色的小花儿,香气扑鼻,几里外都能闻着,风一吹,小花就扑簌簌地往下掉。这个时节,外公和外婆就会带着我们这帮小毛孩来“打桂花”,外公拿竹竿在树上敲、打,我们拉着油布在树底下接,桂花像阵雨般落下来。收集起来的桂花,晒成桂花干,酿成桂花酱,用来泡茶喝或做糕点的配料,都是极好的。而我最期待的,却是冬天。冬腊月是农闲的时节,左右无事,外婆会用攒起来的金贵的糯米,还有桂花干、酱,给我们做“桂花糕”吃。

做桂花糕,除了必不可少的桂花干和桂花酱之外,主料离不开粳米、糯米和白糖。米自然是要碾磨成粉的,外婆家的廊檐下有一架手动的小石磨,一个人就可转动,它也是我儿时喜欢的为数不多的“大玩具”之一。磨粉的过程颇有“成就感”:将泡过水再沥干的大米和糯米,多次少量地分别倒入石磨顶上的口子,用手握紧边上的木质手柄,缓缓地带动石磨盘转圈,很快,雪白、细腻的米粉就从两片磨盘之间的缝隙里纷纷地撒落下来。

食材备好,外婆就开始制作“桂花糕”了,我喜欢在旁边看着。先将湿的粳米粉和糯米粉按照一定的比例倒入盆里,掺入适量的糖粉,反复地搓、揉、捏,直至“攥则成团,碰则松散”。用筛子将米粉筛选一遍,去掉较粗的颗粒后,再筛一遍,这次则是直接将筛到铺了干笼布的小蒸笼格子里,落在蒸格里的米粉白而蓬松,像极了冬日里新下的没人踩过的雪。筛个两遍,是为了让糕点的口感更细腻些,这是外婆告诉我的。接着,她拿个宽而薄的竹片,将格子里的细米粉抹平,轻轻地压一下,再竖着切成“米”字形的八小块,这样比之将糕点蒸好后再切,切口更清爽,不易粘连。剩下的,就是抓一撮金黄色的桂花干,均匀地撒在雪白的粉面上,一则是为了增香添味,二则也是点缀。在沸水上蒸约二三十分钟的样子,热气腾腾的“桂花糕”就可以出锅了。

最后一道工序是加酱,在每块“桂花糕”的顶上,各浇上一小勺香喷喷的桂花酱。糕是白色的,酱是肉桂色的,乍一看,像是一块块温润如玉的琥珀滚落在镶着桂花纹案的白瓷盘里。温热的米香味儿,夹杂着桂花干、桂花酱所特有的浓郁的香甜气息,一个劲地直往鼻孔里钻。这样的“桂花糕”,别说吃了,光是看着、闻着都让人心醉。

而我们几个早被满屋的香味勾出“馋虫”来的表兄妹,才不管好看不好看呢,烫嘴的糕点刚分到碗里边,就开始嗷嗷叫地吃起来,吃着碗里的,还时不时地瞅着“笼里”的,生怕自己吃少了。

至今还记得那些暖暖的很能治愈人心的片段:北风呼呼的冬天,屋檐下挂着长长的冰凌,屋里却温暖如春,灶台热着“桂花糕”,火炉上咕嘟着白菜豆腐汤,空气中弥漫着甜甜的香味。吃过香甜、软糯的糕点,喝过鲜美、暖胃的菜汤,我们腆着圆圆的小肚子,围坐在热热的炭火前,听外公讲故事……

前些天,儿子带回来一项需要动手的“家庭作业”——做一款甜点。妻子和儿子还在纠结做什么,我心里一动,说不如就做“桂花糕”吧?全家人一拍即合,于是磨粉、筛粉、揉粉、上锅……还是熟悉的味道,熟悉的配方,甚至做糕、做酱用的桂花干,还是今年秋天二舅从外婆门前的老桂花树上打下来的。这两棵桂花树,是外公外婆年轻时亲手栽种的,而今树都有二层楼高了。

秋天的古徽州层林尽染,惹得众人纷纷踏进徽州地域,一览古色古香的徽派建筑群。

徽派建筑,黑白瓦墙,马头翘角,高墙封闭,墙线错落有致,外观整体性美感很强。然而,在这些精美如诗的建筑中,却出现了拐弯抹角的“瑕疵”。

精致的徽派建筑,为何会出现“拐弯抹角”?在导游的沿途讲解中破了个“迷”。我们在西递古村参观时,导游指着一家大户人家门前被抹去的墙角,振振有词地说,你们看到的这面墙,可能以为是“残角”,其实它并不是“残角”,而是拐弯抹角的成语出处。

明清时代,江南富庶,徽商崛起,雕梁画栋拔地而起,许多人家富起来了,就回家乡建房,考虑到建筑物密集,行人拐弯视线受到限制,于是,很多人家就自觉地把墙角抹掉一块,方便行人通行。

这拿这家主人来说吧,过去曾是个大官,但为人谦和,与邻为友,处处为他人着想,在自己家建房时,率先把自己家的墙抹掉一角,并在门头上写上“礼让一步墙”,给后人留下了美好榜样。于是,在古徽州这样的做法渐渐形成习俗,被后人一代一代沿袭下来。

拐弯抹角,在现代入眼中,比喻说话、办事绕弯,不直截了当。但在古代,它却是褒义词,是在“瑕疵”之中体现出谦让之美、和谐之美的中华民族精神。

秋景

甘肃 兰州 牛艺璇

街头巷尾

公交车在铺满银杏的街道上缓慢行驶着,我像往常一样坐在靠窗的位置。看着瑟瑟秋风掠过树梢,于是下意识裹紧了身上的外套。

街心公园里的人行步道上,一对白发苍苍的老人相互搀扶、紧紧依靠,他们慢慢地走着。从他们相依相偎的老迈背影中,我似乎听到了时光缓缓流淌的声音,催动着一段崭新的爱情逐渐酿成一坛陈年老酒;也好像看见了无数个烟熏火燎的日子,从时光深处飘荡而来,散发着寻常却温暖的光芒。

西关十字某个普通的早餐摊前总是挤满了人,摊主是一个五十上下的中年男人。养家糊口的责任和重担,养成了他一年四季风雨无阻的生活习惯。他总是满面春风地招呼着每一个客人,用他真诚且淳朴的笑容赋予每一个清晨以快乐和希望,哪怕他双腿残疾,经历了不为人知的病痛与折磨。是的,从身体构造而言,他是残缺的,是不同于正常人的;但是从精神层面来讲,他又是完整的,富足的,与常人无异。他从不因身体缺陷而自怨自艾甚至无所事事,而是笑对苦难、努力生活,用勤劳的双手换取平等生活的权

星期天的早晨,吃过早饭,我和妻双双换上运动鞋,下楼去散步。

我们平时外出,大多走小区的北门,今天妻却提出要走南门。我想,换一条线路也好,于是,我大踏步向南门走去。谁知,妻却又改变主意。我对妻不断变化的“命令”颇为不满,突然来了牛脾气,不理妻,继续向南门走。走了一段路,我回头看了一下,妻却没有追随我而来。我赌气似的,加快了脚步。出了南门,向东拐。在一个十字路口处停了下来,向北张望。看了好一会儿,也没看到妻过来。我怅然回头,却发现妻正笑吟吟地向我走来。原来,她发现我没有听“将令”,径直向南门走,本想也赌气,各走各的,后又想,不妥。于是,已经走到北门的她,又转身向南门追我。

秋天的田野煞是美丽,稻花飘香,绿树吐翠,到处都是欣欣向荣的景象。抬眼望,天高高的,蓝蓝的,像高挂在苍穹的一块巨大的蓝色画布。而天边那几片淡淡的云,则如神笔马良信手涂下的几笔,当马良收起笔时,云已经活了,它们悠闲地荡漾着,轻闲地舒卷着。我和妻一前一后走在田间小路上,尽情欣赏这绚丽迷人的秋色。

从田野归来,在离我们小区不远的的一个桥头,碰到一个农妇正在卖韭菜。农妇说,韭菜是自家种的,吃不完就拿出来卖。妻蹲下,拿起一捆韭菜看了看,觉得不错,就买下了。妻提着韭菜,在前面走;我背着手,跟在后面。我们在河边绿化带内的蜿蜒小径上走了一会,就找一块干净的地方,面向河水坐了下来。

妻开始理韭菜,我则拿出出门时顺手抓来的一本薄薄的书。书是女儿的课外读物。我随意翻开一页,见是古诗,就大声诵读起

幸福之一

南京 吴光平

家庭相册

烟火人间

拐弯抹角

南京 朱宝齐

旅途况味